

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

Y217.2
334

蹈尽文坛

追逐残梦——

张宝瑞戏剧诗歌集

张宝瑞 著

民族出版社

张宝瑞戏剧诗歌集

张宝瑞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黑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宝瑞戏剧诗歌集/张宝瑞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3

(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张宝瑞主编)

ISBN 7-105-04946-4

I. 张… II. 张…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743 号

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

张宝瑞 主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七一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2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录

假如过去欺骗了你(话剧、剧本).....	(1)
国恋(电影文学剧本)	(21)
邹容(电影文学剧本)	(101)
恩来之歌(手抄长诗)	(179)
凤仙谏	(195)
咏史一百零三首(旧体诗)	(201)
举杯,我的朋友(新诗)	(229)
墨海淘沙(诗论)	(233)

假如过去欺骗了你

剧中人

颜佳	女	三十岁	某文科大学工农兵学员
颜菲	女	二十一岁	四季青菜市场售货员
沙青	男	二十四岁	四季青菜市场售货员
夏冬	男	三十一岁	无业青年

时间

一九七六年仲夏一天上午

地点

颜佳家

假如过去欺骗了你

[幕启]这是一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家庭,单元楼;左侧有门通楼道,正面是一套沙发,茶几上有一毛主席石膏像,旁有一五彩盒,装有糖果烟,茶几上还有一套雅致的茶具和暖瓶。壁上挂有一幅“任重道远”的苍鹰国画。右前侧有一书桌,书桌上有台灯、笔筒、书籍和花瓶等物。右侧有一门通里屋,颜佳正伏在桌上复习功课。

颜佳:(看一课本,读出声音)

里屋的录音机里响起轻盈的舞曲,颜菲花枝招展抱着大洋娃娃跳着舞扭了进来。

颜菲:(快活地)你是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只有在我的花园里,我才能见到你,来吧,你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呀,快来吧!

颜佳:(不满地)哎呀,吵死了,人家怎么复习功课。

颜菲:(站住转一圈)姐姐,你看这裙子好看吗?这是上海展销会上的最新产品,你再闻闻我抹的这珍珠霜,清香清香的,这可是最时髦的!

颜佳:(玩笑地)哼,保证不招蚊子!(又念课文)

颜菲:(上前夺过书)姐姐,你再瞧瞧我这走起路来咯咯响的高跟鞋,要是到了王府井大街上,非得震得那些小痞子摔跟头不行!你再看……(指衬衫)

颜佳:(不耐烦地)得了,得了,菲菲,你换个题目好不好?你们这些小售货员整天就知道捣饰。

颜菲:哼,怎么?瞧不起我们这些卖菜的!没有我们这四季青菜市场,咱们这一块儿非得发生蔬菜危机不行,你没看前些日子酱油厂停工,北京市的人都急红了眼,连市长大人都下去了。你说我们好臭美,人谁不爱美呀?没听说电影上、小说

里的正面人物都是猪不嚼、狗不咬、猫不待见的！

颜佳：可首先应该是内在的美。

颜菲：（轻浮地）哼，真新鲜，美还能分内外？内在的美？！我这肚子里都美得开了花了！你别把人看贬了，你不就是个工农兵学员吗？（走近颜佳神秘地）告诉你吧，我们那位比你神气多了，人家是明牌大学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那北京晚报上三十分之一的版面全叫他垄断了！

颜佳：（有些吃惊地）怎么，你跟毛毛……

颜菲：他是观音菩萨玩喷呐，一天到晚就知道神吹，我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吹了！

颜佳：菲菲，你这几年交朋友就像走马灯一样，都够一个加强班了，爸爸妈妈写信来一再让我……

颜菲：（轻率地）哈哈！少说了，光枪毙的就快够一个加强排了！

颜佳：你跟那个北大的学生是怎么认识的？

颜菲：说起来还真有点罗曼谛克，那天我下班换衣服时发现兜里有一张话剧票，晚上七点，青艺的，票的后面有三个字：伪君子。有票不看，呆也！吃了饭我就去了，原来坐在我左边的那个小伙子就是那个送票的，戏演的是伪君子，是法国剧作家悖箕歪（莫里哀）的！

颜佳：是莫里哀。

颜菲：（不以为然地）什么往里歪、往外歪的，反正挺高兴。

颜佳：就这么认识了？

颜菲：（兴高采烈地）对啦，这叫千里有缘一线牵，根本就不用婚姻介绍所。姐姐，嘿！他那肚子里可真有水儿，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对于我还真有点鉴赏力。

他说我的眼睛嘛，像栗原小卷，鼻子嘛，像叶塞尼亚，脸盘像海霞，身条嘛，像真由美，风度像大蓬车！我爱他才，他爱我貌，我们俩这叫扬长避短，郎才女貌！

颜佳：你们认识有多久了？

颜菲：一个礼拜。

颜佳：才一个礼拜？

颜菲：时间短了点，可是却有质的飞跃，自从认识他后，我的全部生活好像迷迷糊糊的，很有点那个诗意，姐姐，我们都已经这个了……

（她拥抱着颜佳亲昵地吻了一下）

颜佳：（严肃地）菲菲，生活远比逻辑复杂多了，不能单凭直觉和感情，在这方面你是有教训的。

颜菲：不，姐姐，他不比滔滔他们，他是个书呆子，一天到晚捧着本书，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课文，他说他要做八十年代的茅盾，巴金，我敢肯定他活了三十一岁还没有恋爱过。

颜佳：（惊讶地）怎么？他三十一岁了？

颜菲：比我大十岁，现在女的都愿意找岁数大的，他比我大，这就意味着能处处让着我，体贴我，照顾我，家务活我可以少干点儿，他长的也不醒人，背有点驼，不过这能显示他的谦虚，脸上也不干净，净是丘陵和沼泽地带，可是有能耐的人好像都长得不那么受看。

颜佳：你不单纯追求相貌，这倒是一个进步，不过你应该慎重一些。

颜菲：（有点生气地）姐姐，你总是看不到人家的进步，人家也在学习也在进步嘛（停了片刻，到里屋抱录音机返回来）姐姐，（翻弄着桌上的书）你每天睡得那么晚，可得当心身体，

我有时夜里醒来还看你亮着灯，听到你咳嗽。

颜佳：我虽然迈进了大学的门坎儿，但是还感到时间不够用，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补课，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更落后，要突飞猛进，急需各方面的知识。

颜菲：（有点严肃地）姐姐，我想问你，你都三十岁了，为什么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你不觉得寂寞吗？在你的生活里难道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一个男人吗？

颜佳：（有所触但是默不作声）……

颜菲：你那么好，那么善良、又那么能干，可始终遇不到一个有眼力的，哼，我要是个小伙子，准第一个向你求爱。

颜佳：菲菲，你不要胡说。

颜菲：理想化，全都是理想化！恋爱的季节不恋爱，结婚的季节不结婚，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颜佳：（颜菲的这句话显然深深地触及了她）不错，（深沉而气愤）在这个病态的年月不知造就了多少病态的人，有多少颗不幸的种子栽种在冻土里，忍受着夭折的痛苦（有些伤心）。

颜菲：（有所悟）姐姐，你？！……有过爱？你，失恋过？你能跟我讲讲吗！？

颜佳：（陷入痛楚的回忆中）一九六七年冬天，你跟爸爸妈妈到了河南干校，我像一只绵羊来到了内蒙古草原，刚到那儿的时候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天，蓝湛湛的，地，绿茵茵的，山，灰蒙蒙的，苦也不算什么，当你沉醉在年青人所应当享受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

颜菲：（瞪大眼睛入神地听着）……

颜佳：有一次，我正在草原上放牧，突然变了天，白毛风呼呼地刮着，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羊群给冲散了，马也受惊了，

惊马嘶叫着，驮着我在草原上狂奔，我害怕、惊叫、呼救，最后终于被甩了下来，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脸上放出光彩）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一个温暖的蒙古包里，眼前一个人正端着羊奶喂我，我在公社大会上见过他，他是北京知识青年，叫南平。

颜菲：（自语）南平？……

颜佳：一会儿，他又用药水轻轻擦着我腿上的伤口，我不好意思地坐了起来，他又轻轻地按我叫我躺下。

颜菲：（有点入神）噢，那倒是个好人。

颜佳：因为那次白毛风冻死了许多羊，队里扣了我不少工分，他听说后拿出自己的钱送给我。

颜菲：（赞赏地）真够仗义的！后来呢？

颜佳：后来……爱情真是没有规律，有时好像是从尊敬开始的，有时好像是从同情开始的，有时又像是从感激开始的，我喜欢他那傻乎乎的样子，喜欢他那一声不吭的性格，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各方面我都喜欢，我把最真挚的爱都献给了他，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草原上生活很苦，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却感到极大的幸福和安慰。

颜菲：后来呢？

颜佳：（转为痛楚）可是生活把我愚弄了，正当我们驾驶着爱情的帆船向大海深处行驶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

颜菲：（吃惊地）为什么？

颜佳：一九七三年春天，公社来了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名额，这个名额给了他，当时我真为他高兴呀，高兴得我好几宿没睡着觉，我给他收拾好行李，从安家费里拿出 100 块钱

给他,他说只要大学一毕业马上回来和我结婚。(失望悲伤地)可是他一去就没有音信,我一连给他写了十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颜菲:(气愤地)哼,伪君子,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颜佳:我病倒了,几个星期都是昏昏沉沉的,我愤怒烦躁,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我想到了自杀,以前我总嘲笑那些寻死的人,笑他们软弱,可是如今我也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当我用刀子对准自己喉咙的时候,我却犹豫了,想到了孩子……

颜菲:(吃惊地)孩子?

颜佳:(气愤地)生活造就了他这样的人,也造就了我这样的人,我怀着耻辱生下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颜菲:孩子现在在哪儿?

颜佳:(痛苦地)在草原上,我送给了一个蒙古族老大娘,是个男孩子,几年来我是多么想他呀,现在他该有两岁多了,(激动地站起来,有点神经质地)孩子,你现在好吗?你会说汉语吗?孩子,不是当妈的心狠啊,是那段生活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颜菲:(显然被感染)姐姐!(上前搀住她)

颜佳:妹妹,你想到了没有,为什么现在社会上三十来岁的女孩子那么多,难道仅仅是因为她们眼高吗?不!她们中的许多人刚刚从社会的弹坑里爬出来,她们曾经梳着小刷子,戴着红套袖,在红卫兵的战歌声中冲向社会,奔向广阔的天地,但当她们开始用清醒的眼光真正认识生活时,却是遍体鳞伤皱纹满面了,这,能诅咒命运吗?

颜菲:姐姐,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

颜佳：我想，过去只能代表过去，鲁迅说过：真正的勇士在擦伤口时不能让任何人看见，捂着伤口在十字路口不停地叹息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犯罪；不能在夕阳西下时再幻想什么，应当在旭日东升时投入新的战斗！

（左侧传来敲门声）

颜菲：（惊喜地）一定是夏冬来了，他们也放暑假了，他跟我约好，明天一起到北戴河去。（颜菲去开门，进来的是沙青，他沉稳憨厚，衣着朴素，背着一个书包。

颜菲：（惊讶地）沙青，是你？找我干什么？

沙青：（微笑着）找你姐姐颜佳。

颜菲：姐姐，（她望着颜佳）怎么，你们认识？

颜佳：我们是在文化宫图书馆认识的。来，沙青，沙发坐。

颜菲：你们？你们是什么关系？

沙青：（憨笑自语）什么关系？

颜佳：同志加朋友。

颜菲：（有所悟）嘿，你们是……姐姐，他也是我们四季青菜市场的。他专门负责卖猪头，上回局里技术表演，他半个钟头就卖了五十个猪头，人称猪头大帅！

颜佳：妹妹，你胡说些什么。

颜菲：（把颜佳拉到一边）姐姐，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那个？

颜佳：什么？

颜菲：拉菲克。

颜佳：（故意点了头）……

颜菲：姐姐，你怎么找了他，我未来的姐夫应该是一个作家、工程师，女人的眼睛应当向上看。（朝上指指）

颜佳：为什么？

颜菲：因为我们是弱者。

颜佳：（笑）弱者和强者的划分怎么能够是性别呢，应该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

颜菲：能力？它象征着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吗？哼，现在有些年青人整天都往图书馆里跑，怪不得有人在报上急着呼吁多建图书馆呢！我跟你讲，我不承认他！（朝沙青一瞥眼一撇嘴一脚从左侧门跨出去）我去接夏冬！

沙青：（笑）看来我一来给这间小屋带来了点火药味。

颜佳：也好，省得麻木不仁，怎么，那篇文章改好了吗？

沙青：改好了，（从书包里取出一叠稿纸）

颜佳：（接过来念）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作者：沙青、颜佳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第一次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声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歌。

（以上文章可以用幕外音）

（颜佳显然被文中内容所感染，她深思着）

沙青：（从书包里拿出两本书）颜佳，给你，《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

颜佳：一共多少钱？

沙青：你插队那么多年，上大学不带工资，这两本书是我送给你的。

颜佳：你也不富裕，你把你的工资全买书了。

沙青：没什么。

（颜佳给沙青倒了一杯桔汁，多放了些糖，端给他。）

假如过去欺骗了你

颜佳：来，喝吧，天气真闷，（发现沙青衣服上的扣子掉了）你看你衣服上的扣子掉了都不知道，来，我给你缝上。（从抽屉里拿出针线缝扣子）

沙青：（有点不好意思）谢谢。

（颜佳拉过他的衣服缝着）。

颜佳：（关切地）你看你，眼白里都是血丝，又熬夜了吧？你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又要写小说，每礼拜还得参加文学训练班，可得多注意身体。

沙青：（感激地）颜佳，你真好，这一年来你对我的帮助真大，在生活上更像一个女姐姐，一连两年我没考上大学，心里是多么苦呀，我的中学是在青海的农场里度过的，数学就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可是你给了我自学的力量……

颜佳：（笑）看你，又提起这些了，喝桔子汁吧。

沙青：（喝了一口桔子汁）真甜！颜佳，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

颜佳：什么梦？

沙青：（神秘地）我不告诉你。

颜佳：看你……

沙青：（深情地望着她）梦见晚上咱们俩一起在北海划船，讨论着我们创作长篇小说《新生在地平线上》的计划。倾吐着绵绵的情意，繁星眨着愉快的眼睛。颜佳，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颜佳：（有所悟）你说吧。

沙青：如果你不嫌弃我社会地位低的话，我们结合吧！

颜佳：（有点呆滞地陷入深思）我是有创伤的人，你是知道的，我有孩子……

沙青:(深沉真挚地)孩子是那段生活的一座碑石,他意味着旧生活的结束,而我们的结合,则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有些激动地)在这方面我也有过创伤。以前我爱过一个姑娘,我们俩是在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农场一起长大的,……以后她和我友好分手了。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喜欢你的正直和诚实,可是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们的关系不能发展得比同志更深了。因为我受不了父母的威胁、冲破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沙青,原谅我吧,把我忘掉吧!……”

颜佳:……(情绪被感染,激动地望着他)

沙青:我记得有几句是这样说的,“由于石榴花需要更多的光和热,才晚开于百花,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才能更深沉更成熟更热烈地对绿肥红瘦的夏天报以最鲜艳最绚丽的光彩。这是符合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颜佳激动万分,上前紧紧握住沙青的手,热泪盈眶,二人渐渐靠近,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停了一会儿,里屋的钟声敲了十一下。]

颜佳:中午你在这吃饭,我去买点肉馅,咱们包饺子吃。

[颜佳从左侧门出去,沙青坐在沙发上看书。]颜菲和夏冬从左侧门上来,夏冬梳分头,衣着笔挺,胸前戴一枚“北京大学”校徽,背一书包,风流潇洒。

颜菲:(兴高采烈地)夏冬,来,坐坐!

夏冬:(看到沙青)这位是?

颜菲:(不以为然地)我的同事。

夏冬:(一惊)同事?

颜菲:我姐姐带来的朋友。

夏冬:(镇定下来)噢,(走到鹰画前)这老鹰还真有点扑食